

李康美

著

天荒

中国工人出版社

天荒

天荒

(京)新登字 145 号

天 荒
李 康 美 著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北京鼓楼外大街）
印 刷： 北京时事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
版 次： 1994 年11月第 1 版
 1994 年11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360 千
印 张： 17.25
印 数： 1~15000 册
定 价： 15.80 元
书 号： ISBN 7-5008-1670-7/I·414

内 容 提 要

莽莽皇陵，滔滔渭水。

一块神秘荒芜的土地，也曾风流辉煌，也曾无语悲泣；千年沉寂之后，闯来一群专食人间烟火的男男女女……

为得到女戏子，富家子倾家荡产，四处流浪，最终却征服不了那美丽骄傲的心！

昼没夜出的男人国匆匆闯入一位灵肉皆残的美丽女性，仿佛一夜之间回到一妻多夫的母系社会，她俨然一位专横的国王，主宰着这片土地的艰难复苏……

价值连城的古碑，隐藏一段沉睡千年的历史恩怨，它不仅仅是风雨烟尘，更像一个巨大的象征……

始创一个村落，重建崭新文明，却要付出比丧失真善美更严重、更复杂的代价！仿佛一个民族的缩影，历史厚重得难以言说……

第一章

华丽光艳的舞台服已沾满黄泥和草汁，好在熠熠生辉的红色绒裙还遮掩她腿部的血迹。此时，她趴在他青筋暴累的脊背上，已经有了一丝无可奈何的依恋。举目望去，荒野之外还是荒野，在这里，任何的反抗和挣扎都是徒劳。

他同样跛着一条腿。伤残的那一条腿从膝盖骨以下错位了，脊背脖颈和脸颊上布满了血痕和牙印，显然，这是他背上的女人抓挠撕咬出来的。他只得把长衫撕成布条缠住她的双手，勒住了她的嘴。起初，她还用坚硬的下巴猛磕他的颈椎，渐渐地，他感觉到的只剩下她身体的熨贴和香腮瘫软下来的温柔了。

“唉，背人还是要背女人，一点都不累。”他力图装出轻松的样子，捏了一把她瓷嘟嘟的臀部说。她似乎睡着了，头歪在他肩膀上一动不动。“哎，你睡着了？”他又使劲捏了她几把，还试探地掀开她的裙裾将一只手放在她的腿上。她始终没有吭声，完全陷入了任人摆布的麻木。

获得了这种久已盼望的默许，他变得欣喜若狂。他生怕惊醒了似地把她缓缓放下，又踩平一片茂密的蒿草，小心翼翼地将她平放在地，先用手指梳理她零乱的头发，细心地摘去她衣服上的草叶刺藜，然后就静坐一旁好像守着一个孩子似地看她入睡。

红色平绒的紧身旗袍在中秋时节的阳光下闪耀着炫目的光斑，光斑泛起的部位显出她身体的曲线。随着一呼一吸的喘息，那光斑就变得忽儿飘动忽儿旋转。

他忍受着浑身的火烧火燎，知道轻举妄动只会一事无成甚至招来新的反抗。他期待进一步的暗示，所以只是弯下身去亲吻她的前额和脸庞。他希望她睁开眼，哪怕是苦笑一下也能增添他进一步行动的勇气。然而她却紧闭双目，平静得如同一具僵尸。

“小红莲，你是让我活来了又死去，死去了又活来哩！”

他喃喃自语，伸手去解她脖领上的衣扣，没有受到丝毫的阻拦；当他的手小心翼翼地继续向她腋下的纽扣伸去时，红莲的身子突然动了一下，但是，这不是反抗，她只是把身子侧转过来，而且有意无意地伸展了压着纽扣的胳膊。他疑惑地停住了手，一时竟弄不清这是进一步的默许还是欲擒故纵的圈套。

“宝贝，你是真的想让我……？”

情急中他选择不出更好的语言。红莲的嘴用布蒙着，她咕哝了一句，但他什么也没有听清。

他从她没有扭曲没有愤怒的脸孔中看到了些许希望。这位马戏团红极一时的女演员的肉体他早已看过摸过，但从没

有真正占有过。这些年来，为了一了夙愿，他甚至付出了倾家荡产的代价。现在，当这堆烂熟如桃的肉体重新呈现在他眼前，他着实没了仔细欣赏慢慢玩味的兴致。

“畜牲！慢点，不知道我的腿断了嘛？”

他突然感到天旋地转，恍惚间广袤而荒凉的大地在他们身下神秘地颠簸、颤抖，天上的飞鸟像仲春盛放的花草灿烂无比。晕眩中，他的嘴唇急切地寻觅另一张嘴唇，碰到的却是一层布的阻隔。

红莲半是委屈半是沉醉地微晃着脑袋，呢喃道：“畜牲，还不快快解开我的嘴，你让我……憋死呀！”

此刻，他已从沉迷中清醒，听见她说这话，犹犹豫豫地问：“你不会再咬我吧？”

既然她把身子给了他，那么下面的事情就会变得平和安静。他取下蒙在她嘴上的布，手上的布条也松开了。红莲在他的胸脯拧了几把，然后张开双臂把他紧紧搂向怀中。这是一种本能，一种失身于人又害怕被抛弃于荒野的本能。这位刚烈的女子滚动着泪水，抽泣地说：“郭宏坤——，你是我一生的头号冤家！”

男子为之一惊，很快又涎着脸说：“如果我现在成了皇帝，你就是皇后，我郭宏坤此生决不负你。”

暮色开始笼罩四野，黄昏的荒原似乎流动着久违的温情，男人和女人仿佛也被这温情所感染，他们俨然忘却了一切，忽然在彼此的凝注中燃烧起来……

他吻遍红莲的全身之后，他竟伏在红莲的身上哽咽不已。他说：“红莲，你现在可以把我掐死，我这一生不算亏了。”红

莲揩了揩他脸上的泪水，咬咬牙狠狠地说：“便宜了你！”

红莲问：“现在又到哪里去？”他背起红莲说：“哪里黑了哪里歇。”

被一块石头绊倒成了他停歇下来的理由。原因是这里残存一堆破砖烂瓦，可以垒成遮风避雨的窝棚，也可以用作抵御野兽侵扰的堡垒，甚至促成了在此他定居的决心：绊倒他的是一块年深历久的石碑，他把它看成了天赐吉祥的暗示。他揉搓腿上的疼痛，然后侧过身去看那块滑倒他的石碑。石碑上的半部栽在泥土里，突露的下半部伤痕累累，模糊得没了碑文。他拿着瓦片抠挖一阵，石碑露出了整体的原形，扯一把茅草擦抹之后，碑额的篆题立刻清晰可见：唐故右武卫大将军李府君碑。

这块神秘破旧的石碑使郭宏坤目光一闪之后又疑惑不解。他决定做一次游戏，完全是为了让身旁这个女子宽心。他知道天黑之前找一处合适的安歇地几乎无望，更重要的是体力不支。红莲已一旁重现怒色。他把原来蒙在红莲口上的布条蒙在自己的眼上，一边跪着往后退一边对红莲说：“看着，这是老天给咱的选择。我如果一下摸着那上边的‘将军’二字，就证明老天不让咱走了。如果没摸着，今天……也走不成了。”

红莲一直呆望着远处，对他的荒唐漠不关心。他像狗样地爬着，双手压住两个字时，还耐心地朝红莲喊道：“快来看，我手下压着的是不是‘将军’！”

红莲的目光终于被他引逗过来，一把扯开布条说：“你自己看吧！”

他愣怔一下，“将军”于他失之交臂，两只手的下边各压着一个“武”字和一个“府”字。他灵机一动，煞有介事地解释道：“‘武’和‘府’中间夹着‘将军’。‘府’就是屋，将军住在屋里了。红莲，你就和将军委屈一下。”

郭宏坤开始为他们筑造小窝。他把砖块垒成四道矮墙，又在附近搬来蒿草，细软的铺在巢里，坚硬的架在巢上。几天来他提心吊胆几乎没有好好睡过，今天他可以搂着红莲做一夜好梦了。

黑夜在僻壤旷野中铺展得缓慢，就像一口大锅中的稀粥，不翻滚起来水米照样泾渭分明。一切收拾停当后，他就独自坐在那细细琢磨这石碑这废墟的来历。他进而想象着明天的行程，不知是继续奔波还是索性在这儿驻足。不等他胡思乱想，红莲就从嗓眼里尖叫出声。回头看去，几个人影已悄然无声地向他们走来。他头脑轰地一响，心里只蹦出两个字：完了！

其实，郭宏坤和红莲并不是最早来到这里的人。这块土地自有它久远的热闹和辉煌，长久地寂寞之后，也已经有了人的重新潜入。他们和郭宏坤的命运大同小异，都是在本乡本土难以生存而从千里百里逃窜而来，尔后在这里开始了昼伏夜出的生计。他们的共同心理是：总希望得到人间的最新信息，同时又对每一位突然降临的不速之客严加提防和戒备。为了获得遮身裹腹的衣食，他们除了猎取不易到手的野物之外，也曾远涉百里趁着暗夜打家劫舍，但那都是不敢声张的匆忙，没有和人促膝交谈寻长问短的机会。

这样的机会无疑现在到了。他们对郭宏坤和红莲的举止

已窥探了一个时辰：苟且偷生的交欢；赤身裸背的狼狈；咀嚼草茎的饿象；精疲力竭的蹒跚……一切都似乎证明这两人非官府派出的奸细，也不是昔日冤家对头所派。他们唯一感到蹊跷的是：这个如花似玉的女人怎么会顺从地跟他到这里来？起初，他们只是简单地认为：这是一对被婚姻折磨得死去活来的情人，潜逃这里只是为了躲离家庭的阻拦。

“噢，把福享到这里来了？”一个年长者的声音慈祥而又懒散，他把脑后的长辫子拉过来在手心把玩着。

其他几位则虎视眈眈，从郭宏坤的身后包抄成一个圆圈。郭宏坤咽了一口唾沫，把一个指头含在口里咬出疼痛，垂死挣扎地说：“在我高兴的现在别惹我生气，我用一只手曾经掐死过一头健牛。”

被这句话逗笑的不是他们，而是红莲。红莲颤声颤气地说：“羞先人哩，两只手连我交裆的一块砖头都拔不出。”

那几个人把他俩的相互顶撞看成了双簧，没有畏惧也没有退却，心虚得捏出一把汗来的却是郭宏坤，红莲如此快速的报复，使他始料未及。懵懂中他立即领悟了红莲的用意，她是要丢下他而自己保命了。他愤愤地骂了一声：“你这个臭婊子！”红莲则恶恨恨地反唇相讥：“你死一百次也不亏！”

“噢，把架吵到这里来了。”那位年长者似乎好久未看到男女间的争斗，好奇心使他蹲下身来。

见他俩不依不饶，并非演戏，其他几位也就放松了警惕。他们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到红莲身上，力图认清这位白天像红火球夜间像黑幽灵的女人是人还是鬼。红莲一下子噤若寒蝉，她发觉她把郭宏坤置于绝境时同样也把新的灾难引向了

自己。她想：郭宏坤孜孜以求的还是对她的爱慕，而这些野性十足的男人却纯粹想发泄本能罢了。

还是那位年长者适时地静坐下来，他仰望着星光灿烂的夜空，再巡视周围的丘陵，用平和的语调招呼说：“都坐下来吧，你们不想听一听外边的人是怎样活着怎样过日子吗？”

他的声调不高言语不多，但充满了震慑力，其他人也都席地而坐。

“请问现在是什么年头？宣统爷也该长大成人正式登基了吧？”

这位类似部落首领的问话立即使郭宏坤觉得可笑，他顿时有了理所当然的傲慢。掐指算了一阵，他就带有蔑视的口吻说：“别说一钱不值的宣统，就是自称洪宪皇帝的袁大头也早完他娘的蛋了！现在是……民国第六个年头了，走马灯似地换来换去，我都不知称谁为爷啦。”

那位年长者窘迫地“啊”了一声，凑近身来从郭宏坤的脸上判断此话的真实性。郭宏坤大概也觉察出他的疑惑，接着解释说：“老百姓管那些球事干啥？老百姓一生只认八个字：吃喝拉撒，睡觉生娃！”

松弛下来的红莲不适时机地骂了一句：“不要脸的东西！”

他们的重新对骂使其他几个男人又来了精神。其中一个追问：“在家里想睡就睡，想吃就吃，你们跑到这里来是图凉快还是图清静？”

一旦话题回到现实中来，郭宏坤就一时语塞。

郭宏坤自幼放荡不羁，放着万贯家产的祖业不去享受，偏

偏鬼迷心窍地走入邪道。十八岁那年，一个马戏班子在街头搭起帐篷，嚯嚯的哨音锵锵的锣鼓搅得他在学堂里再也坐不住。他给先生说要上趟茅房，却脚底搽油猴急急向街口跑去。逃学半天倒不要紧，要紧的是他一去就被红莲那软面条似地身段剔透的肌肤勾走了魂儿。红莲当时在门口招揽观众，他误以为那甜蜜的笑靥专是冲他而来的。他鬼使神差地塞给红莲两个铜钱，红莲笑意更浓地深深鞠了一个躬，刹那间，他从红莲低垂的衣领中瞥见了那两个白馒头般的乳头。情急之中，他决意和那两个妙物共度光阴了。

自此，他再没有进过学堂门，当父亲带着先生和伙计们四处追寻他时，他早已抱着父亲视为生命的钱匣子随马戏团去了洛阳，后来又辗转汉口南昌四处飘游。无奈的是他除了更多地塞给红莲铜板甚至银元外，并没有机会和她单独相处。红莲迅速地成为红星，红星就格外被老板看重，同时也管束得更加严格。

红莲不再在门口招揽观众了，一下舞台立即就被众多的男人簇拥而去。虽然他想法设方和戏班人同住一个旅店或就近找一间屋子，但红莲吃饭撒尿都不出门来，气得他好梦连着恶梦，人瘦成了一包骨头。

他的腿是被父亲打断的。绝望的父亲为了抓住他这个孽种，不惜变卖一半田产和好些家当，终于在四川的一个县城抓住了他这个差点沦为乞丐的不肖之子。拉回家治腿时，父亲怕他恶习不改，暗中指使接骨大夫施了伎俩，打开夹板时，他的脚心板就朝外撇去，他成了一个一半直走一半横行的残人。

未曾熄灭的狂热使他终日焦躁不宁。对红莲的朝思暮想也变成刻骨的仇恨。呼呼燃烧的无名火也时常发泄给父亲和家人。他是独子，二十出头的汉子本来应该肩负起顶门立户的责任，可是他却成为人见人怕的浪子了。父亲元气大伤，心灰意冷，家境破落只得把所有的伙计辞退，六十岁的老人亲自操持田地家务。终于有一天，父亲下地回来发现儿子又不见了，找不见的还有祖传的银制水烟袋以及妻子陪嫁的金银首饰。奄奄一息的妻子蜷缩在炕上，浑身像筛糠似地颤抖，见丈夫回来，她就目光呆滞地举着褪掉了戒指的手指，撕扯着刚摘掉耳环的耳坠。一个曾经珠光宝气的阔太太很快成为疯傻的贫妇。

郭宏坤迈着一直一横的脚步，又开始了艰难的旅途。他一边走一边打听，还通过寻查报纸和墙上的海报追寻那个马戏团的踪迹。垂头丧气地流浪了两个月余，他才在河南项城县找到了目标。此时的项城，正笼罩在一种忧郁耻辱的气氛里。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和郁郁而终使他的家乡民众大觉丢脸。但是郭宏坤却因祸得福：那个马戏班子的老板利令智昏，他带着他的一班人到此本来是想给洪宪皇帝庆贺的，没想到扎营没几天，袁世凯一命归天。嚯嚯的哨音锵锵的锣鼓不但没有给这里带来喜气，反而使项城人觉出受到奚落和嘲讽。有人还给他们饮马的水槽里投放了砒霜，几头通人性的好马毙命当下使他们一蹶不振。不久，一把大火又烧毁了他们的帐篷。整个马戏班子溃不成军。仓惶而逃的老板仍旧不忘重振旗鼓，他的马拉轿车中只带走了几个台柱子，红莲当然是其中一个。

怀揣杀机的郭宏坤这时倒变得十分冷静，他从附近的村子买下一头健壮的毛驴，悠闲自得地尾随着轿车昼夜赶路。他们始终保持一段距离，每当经过一片坟地一片树林时，他就从一侧把毛驴赶上前去，待机给需要屙屎或小解的红莲致命一击。毛驴背上的一根大棒早已被他捏得汗渍津津。

机会的到来是在一处起伏的沙丘地带，红莲果然从车上急迫地跳下来了，朦胧的夜色中他一眼就认出了那件紧身的红色旗袍。老板掀开布帘说：“就在车下尿嘛，黑漆半夜的谁还能瞅见你的啥呢。”

红莲却执拗地翻过一座沙丘。早就匍匐在另一座沙丘之后的郭宏坤手执大棒跃跃欲试。他看见红莲把裙摆缠在腰里，高高地撅着白臀小解，他一跃而上扑过去，久久积聚的愤恨瞬时变成了乞求的细语。他下意识地压着嗓门说：“红莲，跟我走吧，我想你想得都要疯了。”

红莲大惊失色，尖叫一声就向外跑去。无奈还没有提起的裤衩绊住了双腿，她往前一栽倒在地上。郭宏坤挥起大棒完全是出于对车上人呼应的惩罚。眼见车上的人跃过大道，他抡圆了大棒向红莲白晰的小腿砸下去。粗粗糙糙的木棒是他从毛驴主人家的柴堆里抽下的，红莲一条小腿的粉碎性骨折和皮开肉绽，他几天之后才看清楚。

本来就是惊弓之鸟的马戏班子老板并没有对行凶者穷追不舍，他把这次阴谋看成是项城人的继续报复。复仇之后的郭宏坤又陷入不尽的追悔里，他除了鄙视自己的落井下石之外，还有着对红莲的继续倾慕。他想，既然马戏团已作鸟兽散，那么和红莲的相聚一定后会有期。拐过一个大弯后，他

又把驴头转向追踪的大道。军阀战乱中的马戏团再没能重整旗鼓。五天之后当他又一次看到那辆轿车时，轿车已经易主，新主人已经拆掉华丽的帆篷，要把它改为货车了。他打听车上的男女去了何处，车主漠然地晃动着脑壳然后胡乱地指了一个方向。他问其中可曾有一个伤残的女子，车主不耐烦地翻了他一眼，没好气地说：“我只和一个男人谈买卖，女人和我有屁相干！”

失望的郭宏坤立即有了一种预感：只认钱不认人的老板一定是把已成累赘的红莲变卖或抛弃在什么地方了。七月的天气蒸烤得汗流颊背，他昼夜兼程地查访着红莲的去向。当他在洛阳街头看见红莲时，红莲已孑然一身，流落在街头靠着仅存的简单技艺换得几个糊口的铜元。她身着练功服，就在郭宏坤挤进入堆时，她正做着金鸡倒立状。他没敢喊她，他知道现在已是仇人相见。红莲的颈下雨点似地滴落着汗水，他把礼帽拉下盖住了眼睛，然后把两个银元向红莲的身前抛去。红莲跪下身来一揖一拜地道着谢，接着大受鼓舞地拿出另一种绝招：她把一块砖夹在腿裆处，谁能拔出来她就认输，拔不出来就给一个铜元。扑上去的都是死狗赖皮，他们的本意不在于砖块能不能拔出而在触摸红莲的大腿。气急败坏的郭宏坤拨开人堆，使出吃奶的力气想把砖块拔出，要让红莲觉出这是丢人现眼的蠢事。

红莲认出了这个一直一横的跛子，反而加紧运气加力。被众人戏笑的是郭宏坤，他只得掏出两块银元。红莲狠狠地把银元砸在他的脸上，飞起那条好腿将他踢倒在地。围观者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纷纷指责这个女戏子。红莲再也没了施展

功夫的力气，她浑身抖动着，愤怒地又把砖块向郭宏坤砸去，郭宏坤一弯腰砖块从他肩头呼啸而过。“原来是个疯子。”围观者兴趣全无，避之不及地择路逃了。郭宏坤不由分说，抢步上前把红莲硬背在身上，开始了返回陕西的艰难路程。

这天晚上，郭宏坤和红莲住进一间旅店。红莲脸色乌青，咬紧牙关始终一言不发。郭宏坤无话找话地说：“我给你说说我的腿吧？”红莲一口粘痰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飞到了郭宏坤睡的床上。“那就说说你的腿吧？”红莲抓过一个茶杯又狠狠地向他砸来，郭宏坤再也不敢吱声。第二天早上，红莲发现自己的拐杖不翼而飞，小包袱也挂在毛驴的背上。郭宏坤把她抱上驴背时，她溜下来两次，第三次就再没有挣扎。郭宏坤得得地赶动了毛驴，说了声：“走，回去过日子去！”

毛驴的暴死使郭宏坤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那是快到家乡渭南的最后一站。穿过潼关狭窄的要隘，熟悉的关中口音使他兴奋不已。昨夜红莲自觉地换上了红色旗袍，骑在驴背上的身子也周正起来。郭宏坤顿时有了夫妻双双把家还的喜悦。更重要的是他已经搂过摸过了红莲的身子，那种滑腻光润的快意激动得他热泪纵横。

红莲换衣服时以为他睡着了，刚把身着多日已经被汗水浸得发酸发硬的练功服脱下来，他就从这边床上坐起来。他的姿态完全是文质彬彬的，因为他已琢磨出一个无懈可击的借口：“应该把身子洗一洗。”红莲没有惊叫，只是拉过被单盖住小腹以下的部位。他不慌不忙地走下去，端来了房里的铜盆，蹲在红莲的床下说：“来，清爽了才能安稳入睡。”

下来的行动就是半推半就了。他把蘸湿的粗布毛巾给红

莲擦了脸，红莲摆动着面孔并没做出相应的抵抗。他把红莲推转身去，温柔而细心地帮她擦背上的汗泥。“这一条垢甲足有一两重。”他说此话是想刹刹红莲的自尊心，也想把红莲逗笑。见红莲不答话，他又故意叭唧叭唧地咀嚼着，自轻自贱地说：“你这垢甲和奶糖差不多。”他的手逐渐地往下移，擦到那两个瓷实肥嫩的屁股时，红莲就向后甩了一臂。他顺势把红莲放平，知趣地先从脚板心擦拭，然后上至两条修长的腿。红莲一把夺过手巾，把被单搭在身上转过头去自己擦洗。随着红莲在被单里的蠕动，郭宏坤的情绪就又变得亢奋起来。夜色宁静，月光皎洁，店主家的公鸡已叫过三遍。红莲甩出手巾的时候，他果断地躺地红莲身边，隔着被单搂抱了一阵，红莲无动于衷给了他进一步的勇气。迅速加剧的急迫已折磨得他全身骨节咯巴作响，他试探地在红莲脸颊亲一口，感到一种冰冷的严肃。他用脸蹭开红莲胸上的被单，滚烫的嘴唇刚刚碰到红莲的皮肤，肩膀上就留下两排牙印。

他苦笑着说：“红莲，我不行了，真不行了。”

红莲终于发话说：“你先用手试一试，看看它允许不允许。”

他顿时不再计较肩上的伤痕，翻身坐起揭起红莲下身的被单。就在他把一只手掌插进那块神秘的领地时，红莲忽然全身绷紧，他就挨了一刀似地嚎叫出声。红莲说：“来吧，换了你那东西，看看能不能夹断！”他颤声求饶着：“手……手……”

他把手抽出，全身就像被抽了筋似地，麻木而瘫软。回到自己的床上，手指仍然麻辣疼痛。